

# FROM TEXT TO TEXTURE



將文學小說改編成劇場作品，古今中外常有，不過將香港文學搬上舞台卻不常見。本地劇團浪人劇團的作品一次又一次改編自香港文學，不僅為了劇團的特色，更為這種改編手法探討了很多可能性，劇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譚孔文認為，這是一個「from text to texture」的過程，為原來的文字加添了質感。

TEXT: Ennis / PHOTO (PORTRAIT): PK assisted by Moon

## 《心林》 INFORMATION

日期：9月9日至11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 票價：\$220 / \$110



《裸言詠無邪》



《體育時期2.0》

這部改編自董啟章作品《安卓珍妮》的《心林》，是浪人劇場兩年計劃「雕刻城市」的下集作品，上集《裸言詠無邪》則改編自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雕刻城市」是所謂劇場與文學連結計劃，除了演出之外，亦有講座、小說導賞、作者對談等活動，譚孔文說：「《香港三部曲》描寫了三個時代的三個小人物，陳冠中透過代入這些角色表達了香港人在那幾個年代的想法，三個角色雖說是小人物，但視野是廣闊的，那時候我很希望利用小說去尋回自己的藝術創作，於是嘗試改編這部作品。」

來到「雕刻城市」的下集，譚孔文希望從城市的角度出發，於是想起董啟章的《安卓珍妮》。「我對這城市的感覺是一種野外、森林的狀態，常常聯想到大自然，以我對小說有限的認識，第一時間就想到《安卓珍妮》。」雖然譚孔文謙稱自己對小說認識不深，但他其實是董啟章的忠實死粉，之前已改編過其作品《體育時期》。「我第一次讀董啟章的作品就是《體育時期》，它寫的是兩個女孩子的青春體驗，但若是純粹女仔的故事一般不會感動到我，董啟章的厲害是他用文字去想像這個世界，而不是單單作為一種記錄，講青春、講身體，也是一次文字的實驗。我還記得初次讀這故事的震撼，讀到貝貝用羽毛球拍拍不是蘋果下體時，我就在很怕人的地鐵車箱中，可想而知讀到如此dark side的劇情有多激動。」譚孔文認為，《體育時期》是一種包羅萬有的形式，而那時的董啟章有一種義無反顧地將小說的可能性推到最極端的想法，自此之後，董啟章的作品他幾乎都會讀，「現在依然很喜歡讀他的小說，他對周邊的人和事、文學的看法仍然豐富的。」

董啟章當年寫《安卓珍妮》時才二十七歲，不同人對故事有不同解讀，最常見的是集中在兩性的主題上，不過譚孔文最感興趣的，反而是故事中的大帽山。「故事的設定是一個女人進入大帽山的森林，剛好我對大帽山有情意結，因為小時候住荃灣，不時跟爸爸在下午行山，穿過小徑時的陰翳、尋覓出路的過程常常在我腦海浮現，於是我想將《安》中想像出來的體驗和我自己親身經歷揉合，再透過身體語言在舞台上展現出來。最有趣的是原來當時董啟章也未到過大帽山，只靠資料搜集和想像力寫這部小說出來。」很多改編文學作品的劇場，都盡量忠於原著，或特別著重故事性，譚孔文今次改編《安卓珍妮》，選擇以一種比以往更抽象的方式來呈現。「很多文學改編都被文字框死，今次我著重將文字化成即時現場感，用少點語言，多點舞蹈及音樂元素，反而整個故事主軸一開始就言明。」譚孔文再次找來合作無間的林俊浩編舞，音樂創作方面則邀請周耀輝填詞班的三位同學幫忙，讓他們基於自己對故事的理解自由創作。

或許因為過往改編香港文學的經驗較豐富，譚孔文自言《心林》的處理手法是希望轉換一下表演模式，看看觀眾的感受會否比以



譚孔文

往更深刻。「我承認這嘗試是貪心的，但其實劇場創作和文學本體根本就是兩回事，要當獨立作品去看才有出路，否則不如看書好了。寫小說的人是用一個全知的狀態去寫，劇場則是從不同單位的體會，拼貼出一個即時演出，創作模式截然不同。我希望觀眾可以透過演員的身體律動去感受整個演出，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只透過語言。」浪人劇場一直嘗試以自己的角度解讀文學，去年有觀眾看完《裸言詠無邪》，說終於看得明《香港三部曲》，亦有觀眾說兩小時內可以讀完《體育時期》真好，譚孔文說不知如何回應。「後來我想，這可能是好事，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吧。」

過往為自由身的譚孔文，於十年前創辦浪人劇團，一直摸索劇團的風格，向來喜歡讀書的他，漸漸發現改編香港文學可以成為劇團的發展方向。「我形容這個過程是『from text to texture』，令文字變得有質感，而text的字根亦有編織的意思，希望可以從不同範疇去刺激觀眾。」他形容自己為視覺系讀書人，認為文字產生的視覺、聽覺、味覺、觸覺之中，以視覺最能令他沉醉。「我和文字之間是用視覺去結緣，那個世界是零碎而精緻的。」